



河南大学出版社

⑤

ZhongguoXlandai
WenxueMingjiaZuopinji

大师级品质 聆听智者声音

戴望舒

经典作品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
昼，夜，没有休止，华羽的乐园鸟，
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以及：
假使你是从乐园里来的，可以对我们说吗，
华羽的乐园鸟，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戴望舒作品集

戴望舒 原著

(五)

河南大学出版社

目 录

许拜维艾尔论	(1241)
艺文语录	(1249)
苏联文学史话	(1252)
结 论	(1407)
法国作家作品	(1411)
少女之誓	(1411)
核 耐	(1414)
陶尔逸伯爵的舞会	(1444)
最后一课	(1551)

许拜维艾尔论

马赛尔·雷蒙

要数说茹勒·许拜维艾尔 (Jules Supervielle) 所受的影响的人，可以举出拉福尔格 (Laforgue)，格罗代尔 (Claudlet)，韩波 (Rimbaud)，魏特曼 (Whitman)，罗曼 (Romains)，里尔格 (Rike) 等的名字来。例如他对于里尔格的默考，似乎帮助了他去使那隔离着生和死的墙板，变成尽可能地薄而且透明。然而许拜维艾尔却并不和他的师表中的任何一位相像。他是那么地不能以别人代替的，如果他不存在，如果他并不也对于新诗人起一种甚至比艾吕亚 (Eluard)，茹扶 (Jouve) 或法尔格 (Fargue) 更显著的有效的作用，那么人们便已经可以毫无困难地估量出欧战以后的诗歌的缺陷了。

茹勒·许拜维艾尔是轮回，万物变形，神秘的心灵感应的诗人。靠了这些，“同一成为别个”，靠了这些，万物在不可见之中起了交感，交换着它们的流体和使信；这样，“从最忠于土地的村庄中”，人们听到“珊瑚在海底里成长”。他是反纳蕤思论者 (anti-Narcisse)，忙于打破“自我”的囚牢，摆脱灵魂的小心的监视；他是“永恒地粗松”，无限地粗松，急切地愿望在野兽，水，石之中见到自己；他或许是从南美洲大原野 (pampa) 的长空中的一片风中，或是面着爆裂着繁星的夜，从南大西洋的一片白浪中生出来的。和那些超现实主义所愿望的

相反，在他看来，宇宙是“无限地布着神经”的。他常常起着逃避自己摆脱自身这种愿望，但是并不是要摆脱人世，摆脱宇宙；正相反，他需要空间和时间，过去和未来，生和死，天界的广大的空虚，劫初的星云，以及“在沉默后面”带着一种震耳欲聋的声音织着的一切奇遇。

这种诗的大原动力，便是那对于世界和生存的形而上学的感情，便是形而上学的苦闷。但愿人们现在不要想象这是一种高傲的态度，一种泊罗美德（Prométhée）式的冲动吧。雨果向“绝对”放出去的铁甲骑兵的突击，那名为阿尔都·韩波（Arthur Rimband）的“可怕的工作者”的湮神的活动，在一切形式之下的浪漫派的反抗——一直到超现实主义者的反抗为止——这都和他的性情相差得很远。在他身上，没有什么基督教或反基督教的；他对于上帝没有复仇的必要。这位诗人——囚徒是无罪的。他虽则会在必要时高声呼唤死者，但他却是柔和，亲密，委婉，谦卑的。他的礼拜动物是蜥蜴，他像它一样一动也不动地等待着，窥伺着一个征兆，“而人们竟可以说他是以蜥蜴的方法思想着的”。为要拆穿秘密起见，最好是轻轻地走上前去，倾耳听着：

在场的人，说得轻一点，
他们可能听到我们
而把我卖给死
你们把我的脸儿
藏在树枝后面吧，
让他们分不清是我呢
还是世界的影子。

从许拜维艾尔的初期作品中，就散发出一种南美洲和海洋的大自然的未开拓的情感，一种逐波而进，漂运着海草海花，而终于成为一缕缕细长的水，来到沙滩上静止了的飘渺的诗情。一片波浪，那使海船左右前后颠簸的波浪，已经横贯在他的诗情中了。从那个时候起，许拜维艾尔就从来也没有完全重新找到坚实的土地过；如果他抬起眼睛来，那也不过是看看天心“像一枝樯桅的顶一样”地飘摇而已，那已不复是地理的而是宇宙的，有那改移为心灵的意象的星宿之运行和太虚之风景描映着的引力中的诗情，是被大风暴的不断的恐惧所动摇着，所颠倒着。在《无罪的囚徒》那个集子中，这种宇宙的诗情增添了一个新的积量，而且，虽则不断地仍以宇宙为主题，但却渐渐地蜕化成一种形而上学的诗了。从此以后，他甚至连银河的最辽远的涯岸也“使成为人间的”了，特别是什么都不死了，生物也不，回忆也不。往日的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愿望，都追随着我们，四散在太空之中，像没有实体的形一样的，像抽象而不可见的模型一样的，像浸润着我们现在的生存，指导着我们的思想，并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激动我们的那种流体一样地旅行着。

哦，被我们常常和寂定混淆的，

像雨中的墓碑铭一样地迷失在你们的微笑中的行动秘密的死者们啊，

因为时间距离太长而姿势矫作勉强的死者们啊，

.....

你们已医好了那血的病，

那使我的干渴的血的病。

你们已医好了
看海，看天，看树林的病。

你们已诀别了嘴唇，它们的理性和它们的接吻，
以及那到处跟着我们而不安抚我们的手

.....

可是在我们身上

除了这和你相像的冷以外，什么都不是真实的
了.....

正如保尔·瓦雷里 (Paul Valéry) 到那安息着他的先人的马格洛纳 (Maguelonne) 的海滨墓地去默考生与死一样，茹勒·许拜维艾尔选了那有“不愿意生者和死者有别而垂倒了眼皮”流着的山涧的，他的祖先的城奥洛龙·圣玛丽，去用一种沉着的声音，歌唱他在生与死之间的大踌躇，以及那在他心头希望秘密地追随睡在地下的盲目的骸骨的，他的对于“生着石灰质的脸儿”的群众的谦卑而温和的请愿。

可是这位把手放到一支蜡烛的火焰上去证实自己还活着的梦游病者诗人，却绝不放松变形的线。他觉得什么都不是陌生的——但除了他那命令他舍己为人的灵魂。难堪的服从……他是那么深切地感到，所以便有一个深深的连带关系，把他和那在激流的底里生育着，蠕动着，飞翔着，翻滚着的一切，联合在一起：

石头，无名的伴侣，
还是做个好人吧，柔顺下来吧，

.....

白天，你是很热的，
夜里你便很明爽了，
我的心在你周围徘徊.....

一切都是从石头里出来的，甚至那在傍晚像思想一样回
转着的鸟儿，甚至那些在空间的不可知的部分交换着闪电的兽和
人的目光。正如需要过去和现在一样，许拜维艾尔也需要将来
的创世纪。

那在千万年之后
将成为一个还睡眠蒙眬的少女的，
珠蛎啊，玉蛤啊，我的贝啊，
给我形成她，给我形成，
让我给她的嘴唇和眼睛的诞生
施着彩色.....

为要认识他的宇宙的祖国，为要获得那抵抗恐怖的安慰和
保证，他正如需要人一样地也需要石和兽。

在那首题名为无上帝的诗中，我们看到了那已经“知道”
身后的生活和身后的旅行是什么，或至少知道那由两只瞎狗领
着路，坠入冰冷的太虚中去的那种旅行的开始和苦恼是什么的
诗人的苦闷：

面有饥色的麒麟，
哦，吃星的食客们，

在野草的纷乱中
寻着“无限”的牛，

你们这些以为追获了他的
猎犬们，
你们这些知道他躲在下面的
草木的根，

对于我这个活活地迷了路，
除了夜间的沙土以外
更没有别的依靠的人，
你们变成什么了呢？

可是大地还远着呢……

在我近旁的天空使我苦恼又对我扯谎，
他去夺了那留在后面的我的两只冻僵的狗，
于是我听到它们的贫血的，寂定的吠声，
群星聚集起来向我递过链条。
我可应该卑屈地把我的手腕向它们呈上去？
一个很想使人相信是在夏天的声音
对我人性的疲乏描摹着一张公园的长椅。
天老在那里掘它的路，
一声声鹤嘴锄的回音打到我胸头来了。
天啊，低低的天啊，我用手碰到你，
我便弯身走进天的矿穴里去。

除非上帝是存在的……但却是一个不满足，不完全的上帝，做着世人的大长兄，没有能力对于那些“只是他的大苦痛的碎片”的生者和死者施行权力。

现在，许拜维艾尔似乎已走进了一段冬眠时期；他觉得那些宇宙的冒险太不可靠——甚至是空想的；他深信一个人随便想什么都会受罪，深信精神世界是像现实世界一样地真实——他真对于这两者有辨别吗？——深信人们可能在精神世界中酝酿大灾祸。还是隐藏一些时候，舍弃阳光，开拓这肉体，驯熟它，诊察这颗心并看见它的好：

血做的高原，
受禁的山岳，
如何征服你们呢……

……

回到你们的源流去的
我的夜的河流，
没有鱼，但却
炙热而柔和的河流。

当代的诗不大有比这更动人的，虽则在这些诗中感情并没有为了自己而被歌咏；不大有比这更少知识气的，虽则在这些诗里知识从来也没有被戏弄过；不大有比这更近人性的，虽则在这些诗里诗人只希望和大地形成一种精神的共同关系。在另一方面，许拜维艾尔的神奇并不勉强我们走出生活，去看那脱离肉体的精神所给与它自己的夜间的节庆；他反而请我们回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去，请我们在一种颤动的同情和秘密的悲

剧的气氛之中，去和我们地上的定命符合。这种那么不大有教训性，而所表现的一切，又无一不是体验过的诗，有时候很像是科学在那它只能摸索前进的领域中为我们留着的，一种惊人的发现的先声。

（载《新诗》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六年十月）

艺文语录

法国 瓦雷里

记忆是作家的裁判。它应该觉察出，它的作家是否意会到并确定了那“易忘的”形态；而且应该提醒他，对他说：你不要止于我那感到记不住的东西上。

在极美的文章中，语句是描画出来的——意向是测度出来的——事物仍然有其灵性。

在某一种程度，语言虽则穿透而又接触，但却仍然纯洁如光。它留下可以度量的阴影。它并不消失于它所唤起的色彩中。

“而我的诗，不论好‘坏’，永远言之有物。”

这就是无限不堪入目的东西的原则和萌芽。

“不论好坏”，多么地洒脱！

“有物”，——多么地自负。

哲理诗。

“我爱人类的苦痛的尊严”（维尼句）。这句诗是不宜于思考的。人类的苦痛并没有尊严。因此这句诗不应加以思考。

而这是一句“好诗”，因为“尊严”和“苦痛”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字眼的一种美好的“调和”。

便秘，牙痛，不安，绝望者的挣扎是毫无伟大之处，毫无庄严之处的。这句好诗的意义是不可能的。

因此无意义可能有一种极好的音响。

同样，雨果的诗句：

“辉耀出夜来的一片可怕的黑太阳。”

想起来是不可能，这阴面是可观的。

批评家不应该是一个读者，却应该是一个读者的证人，即旁观他读书并受感动的人。批评的大作用是读者的断定。批评的目光太偏向作者方面。它的效用，它的实证的任务可能由下列形式的意见表现出来：“我奉劝某一种气质和某一种脾性的人读某一种书。”

当作品出版了的时候，其作者所给与它的解释，便不复比任何别人所给与它的解释更有价值了。

如果我画了彼易尔的肖像，而有人觉得我的作品不大像彼易尔，而更像约克，那么我是无可置辩的——而他的肯定和我的肯定价值是相同的。

我的意向只是我的意向，而作品是作品。

一位真正的批评家的目的，应该是发现作者（不知道他或知道他都好）所提出的是什么命题，并探求他是否已解决了这命题。

明白。

“开了这扇门。”

这是一句明白的句子。——可是如果别人在旷野中对我们说这句话，我们就不懂得它了。可是如果这是一个比喻说法，它是可能被懂得的。

而这种千变万化的条件，一位听者的心灵在于能否“提供”它们，而“加上它们或否”。

对于许多问题，往往在人们相互之间比人们“独自”了解

得更深。几个同样的字眼，对于那迷离于它们的“意义”的孤独者是晦涩的，可是在相互之间却明白了。

一件作品包含读者自己所毫无困难又不加思想而形成的东西愈多，则这作品愈“明白”。

投许多人之所好的东西有着那些统计的特征。它的中庸的品质。

最低级的式样就是那要求我们最少的努力的式样。

当一个理论是被另一个理论攻击的时候，我们往往应该自问：如果那旧理论尚未为人所知，而那最近的理论是占有着它，那么那旧理论就可能有着新理论的一切蛊惑。

假发曾经做过新生的毛发和新奇的时装。

在一个一向作“自由体”诗的文学世界中，一个倡制亚力山大体的人，一定会被当做狂人，而因此会做革新者的先导。

（载《华侨日报·文艺周刊》，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

苏联文学史话

前苏联 高力里

第一部 从个人主义到革命

第一章 混乱中的作家们

君主政体底崩落受着大部分的俄国作家的热烈的欢迎。就是那在欧战期中变成了爱国主义者和王政主义者的安特列夫(ANDREEV)，也表示着欣喜。幽默作家阿佛钦科(AVERTCHENKO)在他的日记上发表了退位书的原文，只加着这几个字作评注：“快读一遍，阿尔喀第·阿佛钦科。”

就是那些王政论者，也欢迎共和国，自从俄国皇军吃了许多败仗以来，对于专制政治的信仰在一切社会层中差不多已消灭了。

一切城市中的广场都变成了会集之所；在那往往是用一个木桶来代替的讲坛上，演说者不断地继续。他们向群众大声嚷着：“旧制度已经死去了；它自己倒落下去，像一个被虫咀过的烂熟的果子一样。”

十月革命是出乎作家们的意外的。那激扬民众，以为民众是柔和无用，淳朴轻信的俄罗斯文学家，突然看见民众焚烧图书馆，占据土地，把那些地主从他们的不动产中驱逐出去；把

那些实业家关到牢里去。在一九一七年终光景，当人们在俄罗斯看见工役变成了站长，匠人占据着公共机关的主干的位置时候，阿佛钦科发行了他的最后一期的滑稽周刊《沙谛里公》(SATIRICON)；那一期四边印着一个黑圈子，第一页上画着一个坟墓，被杀害的俄罗斯的象征。在这一期的一篇文章中，他写着：

“在现在的事变中，可笑的事情太多了；我怎样会不笑呢？哦，俄罗斯，我的小母亲，我的祖国……”

在同时，安特列夫向知识界发表了一个绝望的呼吁，在那里，这同样的哀鸣可以见到好几次：“俄罗斯，我的小母亲，我的祖国……”

那时我住在达刚喀，莫斯科的一个工人区。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曾供献给我一间房间，因为他们害怕别人要强迫他收住一个共产党。在出门的时候，往往必须步行，因为电车里挤满了人，而为了要找到一个位子，是非硬挤上去不可的。在那些几个月以来没有扫除过的人行路上，一望无际地显现着高高的雪堆。行人在那些雪堆间爬上爬下，滑倒在泥泞中，咒骂着一切革命的新把戏。然而，城市的中区却很热闹，街路上都挤满了人。在一切十字路口，都可以碰到那些知识者（大学生，新闻记者，作家，公务人员），正在卖那些稀少的还在出版的资产阶级的报；可是一些长久习于本行的熟练而轻捷的年轻的报贩，却总占着上风，使别人难以和他们竞争。

在那些文艺酒场中，当时人们听着维尔进斯基（VERTINSKY），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偶像。他的半吟半读的单调的歌，是很受莫斯科的听众赏识的。他们把他的那些歌记得很熟。在大部分的酒场里，人们唱着他的歌；人们甚至还想模仿他念诗

的态度。

穿着丑角的衣服，在鬼火般的灯光下，他唱出他的那些献给最近阵亡的白俄军官的歌：

我不知道

为了什么神秘的理由

人们叫他们去送死。

在把他们推到坟墓里去的时候，

人们犯了多么没用的罪！

.....

静默的旁观者缩在他们的袈衣里，

当一个女子吻着尸体的嘴

而把他的定情指环

丢到教士脸上去的时候。

俄罗斯的资产阶级虽则不满当时的现状，可是他们坚固地相信，这个革命局面是不会长久的。那些曾经对于沙皇政体的崩落拍手称快的作家们，受了情势转变的打击，而用一种不十分掩饰的敌意，去接受十月革命。他们不断地反复着说，苏维埃政府不久就会崩颓的。在等着这个崩颓的时候，那些散文家和诗人们继续为他们的读者写作着，好像他们周围的骚扰是和他们绝对没有关系似的。

每逢星期四，在九点钟的时候，人们可以参加那在从前的莫斯科大学神学院的讲堂里开的文艺晚会。

像在战前一样，在那由知识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的听众之前，那些著名的作家念着他们的未发表的诗，长篇小说的片断